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三

朱國禎輯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巡撫李良報大虜東行兵部尚書翁萬達策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麾下及主客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從鎮城出雞鳴趨保安懷來白羊居庸等處圖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攔抵不得離次而南山戍卒又非慣戰深可慮第聞督府已擄勁兵由間道遶出賊前截東向之路抗關

南之防似爲得策今移檄各督兵策應在關北者計在必戰在關南者計在必守毋疎虞取敗 上亟下邊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虜至諸將皆力堵邊去十月萬達父憂歸陞吏部侍郎丁汝襲代二十九年二月邊事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盤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朵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逼黃花鎮傳報不一而威寧海子之虜最強部議謂各守信地捍虜人乃將帥事廟謨所當先者惟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請發河間兵三千駐密雲保定三千駐通州俱聽薊撫鎮節制其涿鹿

興州等四衛亦聽徵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仍條上十  
事行之六月虜犯大同由小鷲圪塔墩口入總兵張達  
帥所部逆戰挺身爲士卒先虜望見縱騎圍之達殊死  
戰左右衝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於彌  
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  
竟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總督郭宗臯巡撫陳燿各奏  
二將雖歿虜亦旋遁官軍被傷者少得旨住俸視事給  
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  
張授異道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不有之大  
副宗臯等蔓語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二將生何以

謝二子 上是之詔達二子同廢宗臯燿連至杖于廷  
燿死杖下宗臯戍邊兵部左侍郎蘇佑暫往總督宣大  
兼巡撫仇鸞總兵起翁萬達總督趙錦巡撫七月俺答  
脫腕辛爰移斷頭山合套虜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命保  
定巡撫楊守謙移漢達軍六千於通易二州團練東西  
官廳總兵劉鼎等六人各將兵三千分戍關隘候警啟  
行八月壬戌朔俺答住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仇鸞  
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龍門拒之不得入  
上嘉鸞忠勇令兼將諸路客兵國忠將本鎮兵助之  
癸酉虜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仇鸞軍居庸

開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授或隨賊搏戰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謀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上令鸞暫駐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大興州報至詔鸞聞警入援命王汝孝嚴兵守薊鎮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嚮殺我師從間道黃榆溝等處拆牆入汝孝兵大潰丁丑遂由石匣管達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而南遠近大震有言虜細作潛住京師焚各場馬草者從給

事。中。王。德。奏。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運。入。城。准。上。納。之。數。發。場。上。等。處。御。馬。于。州。縣。牧。養。廠。衛。五。城。護。察。非。常。太。僕。寺。解。到。馬。匹。俱。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薦。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各。官。能。出。奇。計。上。聞。者。聽。虜。既。驟。入。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戊。寅。虜。果。至。阻。白。河。未。得。渡。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分。諸。文。武。大。臣。守。九。門。吏。部。侍。郎。王。邦。瑞。英。國。公。張。溶。總。督。詔。仇。鸞。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其。日。楊。守。謙。五。千。騎。至。營。崇。文。門。外。

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馮登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安己卯虜分遊騎散掠各鄉村去京僅二十里仇鸞二萬三千騎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守謙及朱楫等進營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請備內爨於是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及十王府慶壽寺陞進表山西叅政戈希浮爲僉都僭工部侍郎孫檜督治濠塹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 虜未至毋輒先閉關自困庚辰總兵趙國忠孫勇叅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賀慶姚冕山西游擊羅恭各以兵至錦衣陸炳言大同兵逼虜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上切責



戶部尚書李士翱停俸戴罪卽日計處命都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五千金聽用叅將劉錦同都御史王儀三千人守通州京管官軍坊市民兵上城者給發器械糧賞大通橋漕糧分給諸路客兵辛巳日瞞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北教場仇鸞徐珏邀虜後騎斬十三級奪馬十四匹上午火虜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河大小榆河等處總兵高秉元都指揮栢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朱楫以兵應援不能却城中米騰貴預給九月十月糧俸仍發米十萬平糶俺答縱所虜湖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召對輔

臣于西苑禮部尚書徐階集議闕下司業趙貞吉抗言  
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  
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日

儉計毛起輩嗾言虜勢急姑暫許之誘虜出塞而後不  
許未報也中貴人稱以其語聞 上是日火光燭天德  
勝安定門北氏居皆燬 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  
之酒食令爲條奏而于貞吉疏內批權左春坊左諭德  
兼監察御史稱 詔賞萬金宣諭行營將士按此時曠  
需款暫許者恐不止毛起一人 世宗召起賜食矣何  
以復陞貞吉其實 召者貞吉非起也 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

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  
將營賞軍激勵士氣得一首級卽賞銀百兩逗遛觀望  
不戰者誅無赦退虜不難 上覽奏嘉之賜食卽陞左

諭德兼御史給賞軍銀五萬令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俱軍法從事楊守謙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同提督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悸而觀望持死虜首六級以獻徐階請釋敗將歐陽戴綸從之又請御殿臺諫亦以爲言癸未上視朝勅示羣臣是夕虜退四散焚劫初虜之人也兵部尚書丁汝夔本清謹士兵事非所長又聲息淆亂卒難分別援兵雖集一視大同兵爲進止仇鸞揀重不可制謀于大學士嚴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志在搶掠欲飽將自去

惟堅壁爲上策守謙雖爲總督然應調至者原非素統倚郭門相仗無戰心策之亦倘佯不肯前守謙獨薄虜營而陳虜故以輕騎來挑不應內外鬪然皆以爲怯且云本兵密下教禁諸將出戰語浸傳入上心愠有

旨召前邊臣楊守禮等汝變不自安自請出城禦虜不許決日虜大掠呼譟聲徹禁中比夜西北火光燭天

上馮高望內臣環泣訴園亭墳墓盡燬弟侄軍丁盡死且言戰不力係文臣牽制故虜至此上恚甚輔臣謹

候命不敢出甲申徐階集議言虜逆天犯順義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文書皆漢字真

爲難知求貢必不可詐宜遣通事賞勅諭虜酋如果悔  
罪求貢當歛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不則惟有  
勸將集兵聲大義致討 旨下勅殺不得輕信僞書致  
墮虜計通政使樊深條禦虜七事 中言仇鸞未聞一戰  
非士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臣詰狀具對  
時 上方倚鸞破虜惡其言黜爲民部大臣奉 旨陳  
狀引罪下汝夔于獄王邦瑞攝部事戶書士翔革職工  
書胡松佳休械通州都御史王儀叅將劉錦訊治陞御  
史王忬代儀叅將歐陽安代錦儀爲御史姜廷願所劾  
忬先至通州城守 上規知甚喜至是亦劾儀等縱士

凌虐大同軍仇鸞將大同軍素無紀律往往髡髮效虜  
入民間鹵掠又稱遼陽軍所爲儀捕得捶之繫通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饑疲令免窮治送  
鸞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于虜而上憤  
守謙不戰責問無以應也則以未奉部檄爲辭有旨  
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  
應援兵部豈不奉行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遂捕  
守謙并汝襲廷鞠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并逮王汝孝及  
總兵羅希韓皆虜漸引而北丙戌撤守門軍分遣郎中  
王冕董懋中等督諸將躡虜趙貞吉復命言臣奉宣明

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乘雨裝虜乃傳諭城東西南  
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臣未辭朝不敢遠  
去 上曰貞吉奉勅宣諭所領銀未見處分如何云復  
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言逮錦衣鞠實聞尋上狀得 旨  
貞吉沾名欺上實非真忠且言周尙文功未報沈束未  
放及至委用却畏縮敢肆誑言代人報怨杖五十降邊  
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  
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  
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奴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嵩聞大恨乃佯薦出城資銀勞軍方虜騎充斥徵發旁

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縱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退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資物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遂得罪降廣西荔波縣典史丁亥虜退至白羊口以道狹恐我軍邀擊掣其半由高崖口鎮邊城半山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軍不意虜東返猝與遇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爲所獲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陣紅門前捨之而去蓋亟欲歸巢無心再戰入掠也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悞軍機律斬俱秋後決上怒甚曰汝夔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



有餘辜卽命行刑以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屠僑大理卿  
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杜  
汝楨身從善違旨覆奏各杖五十侃黜爲民己丑敘入  
援効勞賞仇鸞等銀幣有差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  
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口之敗竟不敢逼但尾送  
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禦虜有功  
者十八日大同游擊王祿于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  
匹二十一日山西游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  
十二人二十三日都督仇聚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旣  
而鸞報功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平民首云九月

辛卯朔 詔優卹被虜民用米六萬石銀三萬兩遣侍郎駱頤督司屬查給仍覈傷殘田數蠲免重者先蠲後覈發大通橋所積倉糧二十三萬五千餘石給散官軍克本年正數汝孝之被逮也 上方震怒虜未盡退官較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虜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而汝孝等復以首功聞故得不死與希韓皆謫戍再發米五萬石賑關廂被虜之人吳嘉會罷乙未改孫檜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督前州劉聖僉都撫宣大徐階薦起聶豹卽爲僉都撫順天責吏部補密雲天津潼關井陘四兵備入援續到者山西最多悉加賞賚科道

官往九門正奇營查閱軍馬實數缺伍者一萬三百人見存者悉老弱遊惰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鏞罰俸餘皆治罪諸公侯悉辭營務許之守陵軍三萬七千六百餘人存者止三分之一多內臣占役清出特設外守備督之防秋更議營制部推正副提督官四員仇鸞列第二上曰此事體非輕必復祖制乃可事權歸一畜精壯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一員提督三營以仇鸞爲之各營協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大臣一員陞王邦瑞兵部尚書往仍裁革內侍官逮職方郎王尚學論死薊鎮復報虜在近邊

暫留保定山西兵二枝同劉淮等六枝應援

淮山西  
恭將也延

綏山東等兵悉聽孫禴調度工部侍郎龔輝督理九門  
濠堦石壩錦衣都督同知袁天章同五城御史圍結保  
護居民大發銀各處召買芻糧修通州新城吳嘉會復  
撫順天改京營提督官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  
給仇鸞自後鸞任兵政瀆貨罔上又開馬市凡二年廼  
死市亦尋罷虜求入貢皆不許歲入犯倭變復作南北  
用兵紛紛重以水旱天下宴如則世宗皇帝所收攝  
者大矣

追教仇鸞

仇鸞咸寧侯鉞之長孫也鉞爲寧夏游擊寘鐸反方駐兵城外欲逃去自度子昌孫長生在城昌病風不足惜長生鸞小字也六歲桀黠可念恐爲反者所屠遂自大壩還師解甲以入計誅反者封伯征流賊歷戰功進侯鉞卒鸞得嗣兵部尚書彭澤爲製名字伯翔署曰枳齋延舉公卿間居崇文門內儉約如京官讀書能文頗有勇略同鄉趙時春以南宮第一人有名款洽往來而內忌險賊時春言語小得失處窺啣叵測人未之悟也已爲勲衛嘉靖七年鎮兩廣十六年改鎮寧夏十七年議

征安南佩征夷副將軍印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軍

尋停行十八年生神機營會 上幸承天設左右副將

軍鸞領左東寧伯焦棟領右鸞因奏臣係左副將軍爲

前鋒左右前後悉聽臣節制 上下許曰朕車駕在中

軍所設左右副將其行參將二人爲前鋒後衛其以翊

國公勛代掌中軍成國公希忠副之途中被賜復請照

勛希忠另疏陳謝報曰嘗只依舊例附名下必自異時

上以遠狩勅武陣雅尚整厲見錦衣衛官率 旨進退

雍容不懌明言武臣當雄勇趨事非書生比鸞聞盛錯

甲驅馳踴躍 上頗屬且因之自負視希忠禮殺如勛

方被寵且有機智見之蒲伏不敢抗禮間談舊事亦喋  
喋可聽助喜而稱之蓋二覓潛伏肘腋間閣臣又吞餌  
爲之用言官間一奏彈率亦就事論事又或以愛憎起  
見未有中其病根者幸二人粗暴不過如董卓之流

上英明峯而制之若弄蛇豕終不能爲害旣還復征安  
南再佩印與伯溫出師明年至廣西挾勅書陵轅總

兵安遠侯柳珣責戎服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

言于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上責鸞輕傲令回京

卽以珣掛印代之二十三年鎮其肅其冬上破虜功

言日者聞虜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朶蘭地方及之一日

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并斬吉囊子狼台吉謂爲擒獲虜  
王又以昆季斯養姓名竄入藉中俱稱有功事下部覆  
謂驚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計瑛璣望日仲冬峇刻  
極短朝夕才五時耳質明聞警發兵追躡至沙河大路  
又至朶蘭雙莊軍行不啻二時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  
得功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之捷謂賊吉  
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  
濫引擒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勲不知果何所據且又竄  
人所帶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 上曰  
斬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驚太子太保任一子所鎮撫



俄幼不聽在鎮久貪肆酷虐恣爲不法二十七年總督  
曾銑以復套調兵不應銑劾沮抗軍機且歷詆科剋乖  
戾狀上以秋防屆期鸞姑奪俸查實鸞知不可掩益  
狂悖無忌銑甫劾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  
故士衆離心紀綱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  
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擢髮不可數且云虐殺無辜  
歲以百計誕謾不恭肆爲欺罔永昌果圍堡之捷輒報  
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殲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上大  
怒逮治旣而巡按張雨巡撫楊博交章疏其欺罔貪暴  
三十六事俱下部勘明正法尋反訐曾銑媚嚴嵩殺陷

得復起爲大同總兵及東戍入援

俱見前夏言獄中

方虜擾邊

上言賊巢俱在大邊內我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爲腹心虜首俺答脫脫辛愛尤慎四大營賊至分據大邊墩臺虜代墩軍瞭望軍代達虜牧馬故內地虛實虜無不知逃民洗繼榮叛將王臣等虜輒撫而用之以窺中國於是邊事益不可爲夫虜中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缺用則求求不得則搶掠彼累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往時虜求進貢廷議未從周尚文懼虜鞅望必將肆毒乘其効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爲之也夫通賁之事固

不可行然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關利歸于下孰若朝廷  
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卽今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俱有  
互市之例 皇上霈然發詔遣人至二邊外諭虜遠塞  
許其市馬如諸邊例仍嚴立限制量加賞給則彼之感  
恩慕德世世爲外臣比于軍吏日相結納者功相萬也  
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卽詳議  
以聞又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防虜入入輒  
不支宜以小堡歸并大堡將擺邊軍士止留老弱者哨  
望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管截殺又牆堡築  
于北口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爲彼有雖

請何益疏入

上嘉其忠謀命亟議行兵部請總督酌

議

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司本兵自宜從中擬

斷奈何他諉其詳定以聞于是尚書丁汝夔等覆鸞所

言皆是但老弱當掣回守堡精壯仍令守牆餘行該鎮

酌議報可蓋兩疏俱經邊臣發明不果行鸞祖其說遂

當 上意比庚戌虜患入援佩印加太保優假大過益

肆其惡矣既掌團營上言京營軍止宜守城難以格戰

請分遣四御史調各邊兵防秋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

千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延綏家丁一千及應援

宣大游兵六千俱五月至京因擬總兵王黼副總兵時

陳叅將崔麒等十三人堪任調兵將領游擊張潛王棟  
宜更置部覆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肢體固輕若  
藩籬盡撤則堂宇何賴宜因鷺說而善用之宣大甘寧  
各調三千延綏家丁通事五百諸鎮獨甘肅延綏去京  
遠二月啟行五月至京餘各留本鎮候警報赴調將官  
從本部選委王棟訓練新兵勿易張潛調內地用 上  
從部言鷺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惟調兵委之各巡按所  
薦將官止用其半報允仍遣調兵御史 上諭鷺曰卿  
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四千里乃可  
鷺對方冬虜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昨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子大誠嘗復對事以密成亦以豫立乞勅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各邊悉聽節制以便統調十二月中前赴宣大適中處伺虜動靜 上喜優答仍示兵部閱器械時糧餉設督糧都御史并設昌平易州開府如通州例皆驚意也初營制既更以科道兵部官巡視起趙時春申鑄于兵部鑄往巡視見驚恃寵弄權憂之奏營政更張之始願加詳慮不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疏意不明示密報驚心知所謂因奏鑄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已添科道今益之主事重以

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膈息懼罪何暇謀虜得 旨下錢  
鎮撫司拷訊停兵部官不遣仍以驚言復選遼東固原  
保定達漢官軍入衛先是虜散處邊外畜牧邊將貪利  
掩襲往往起釁奏聞嚴禁然虜大舉入寇必糾集各部  
精勇其營帳留牧自如無反顧憂至是俺答留吉囊諸  
子駐威寧海子而吉囊舊巢近延綏驚謂虜銳卒亦有  
限惟聚之乃強吾欲得志于虜宜有以分之請勅西方  
諸鎮選兵乘間致討惟以敢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虜  
必圍聚自保歲可省勾引糾集之寇且徒暮遠塞月可  
省零虜抄掠之害從之十二月驚奏革薊州總兵李鳳

陽大同總兵徐珏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陽密雲副總  
兵徐仁代理 上皆報允故事正副總兵缺兵部會推  
二人請 上裁至是從中下獨爲定擬尚書王邦瑞等  
皆不得與聞乃奏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  
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豈有京營大將  
定擬黜陟各鎮之例今爲坐名擬任擅自更易其于國  
體政經關係非細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况  
朕有密語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請將集練兵卒隨  
事効忠比常加意何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  
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三十年正月改



趙時春山東僉事分練民兵凡數千人紀律甚整鸞惡  
之密遣人詭投幕下將縱火俟其出刺之一夕異風飄  
帳房連起列隊有數十人伏草中出竹筒吹火挾利刃  
突起左右格之多傷四散走時春素善大刀輪舞如飛  
及是奮呼而前莫敢當者擒斬無遺明日梟首止曰盜  
糧不明言都城內外已盛傳矣王邦瑞原與鸞共事團  
營議多不合邦瑞回本兵奏安攘大計內言邊兵不可  
常調 上指爲虛文塞責革冠帶尋自陳放爲民三月  
虜叩宣大求貢市總督蘇祐以聞 上方主用兵未許  
意鸞力足辦且有疏諫止問于嵩嵩方與鸞厚恐戰必

不利力言暫許紓禍俟大軍練成一舉捷之非晚 上  
不得已准行然歲止一次示意猶未知鸞利而道之也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陳不可訊杖謫典史鸞藉貢市  
得自寬益恣睢自擅都御史商大節本募民兵經略京  
城內外所統者止巡捕府宗一軍鸞輒調去且責以有  
警分布大節疏其狀謂重兵皆鸞所將并調及捕管不  
令臣知所留九門兵脆弱虜一旦衝突鸞兵在外相持  
臣安能抗 上怒其推艱避事論斬錮獄中六月鸞奏  
據報達賊約會入寇請領京營兵及民兵迎戰邊兵分  
遣追 零賊又欲載煤炒隨營應用且許軍馬食民田

亦嚴嵩謂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餉都御史預備糧草  
分畫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載煤炒炒隨行徒見事體煩擾  
至於縱馬食民稼九非美事古之名將行軍紀律有擅  
取民一物者卽斬以徇寧使虜過田苗食盡不可下此  
一令又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備戰  
今遣邊兵出外地以待零賊而用京兵兼民兵爲正營  
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云何也報聞蓋顛錯無  
謀卽嵩亦知其不可 上固已心識之矣又請收民車  
備戰守 上以戰車造完止之八月鸞言朶顏諸夷影  
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等屢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

復行誑誘請亟加征討兵書趙錦阻之得寢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至通州屯西直門外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鶯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上恠其遲以鶯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上命鶯領兵至白羊口分布備邊步騎十八萬鶯已通俺答使其家丁時義往來報于朝唯誇虜強盛志在勝和其出也索列鎮將領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讞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無慮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歸京疏言妬臣者謂臣家丁劫趙時春所統民兵營被其殺戮夫兵雖

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于民兵而令家丁劫之  
由舊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耕進募民  
兵之說阻撓軍機值臣出兵遂駕浮詞搖亂國是伏望  
收臣重權俾得保全首領上手詔慰曰卿竭忠戎務  
今秋賊果未犯豈可以羣嫉求退十一月鶯秦逆酋哈  
舟兒陳通事罪狀下總督計擒伏誅舟兒甘州衛人史  
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俱陷虜久之逃歸爲朶顏衛  
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上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  
哈舟兒志允更名昂仄時時引虜各關口索羊米酒食  
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幹堆板上等喜之遂令舟兒冒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累侵犯皆二人導之  
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來探舟兒指以潮河  
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仍詐傳虜  
兵西返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幾旬  
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  
賚之今歲虜已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乃  
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寇京師爲之戒嚴總  
督何棟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  
擒之械繫赴京磔于市輔臣嚴嵩等以擒逆具疏稱賀  
上手書諭曰卿等入賀歸功於上彼群邪無上之徒心

猶未滿也自王三入寇丁汝襲故縱至國門以羞主萬  
亦莫贖若鸞矢心爲主一意殺賊累密請乘春大加搗  
巢朕累不許蓋爲鸞計恐人害之以過後來爲國之臣  
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尤不可  
爲心各一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爲姦  
佞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因加鸞  
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益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  
僉事十二月鸞請改檢大寧外衛班軍于薊鎮防禦從  
之鸞旣因馬市餌虜以史道領其事虜旋市旋掠邊人  
苦之朝議召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

得益爲盜無虛日其冬三入邊擄人畜甚衆督撫官遣  
通事責問俺答則謾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  
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盡無寇竊我能自不入犯不能  
禁部下之不盜也卜吉哥之市益擾邊不可禁朝議藉  
稽咸追咎馬市之開非計會歲行盡鸞猶悍然不自知  
咎初鸞稽嚴嵩力釋罪復用媚事不啻廝養旣恃上  
恩權勢益重餽候不盡如禮當其眇忽處目宁若無嵩  
父子啣且恨之錦衣陸炳任寄心脊與鸞謬相敬重實  
相軋且又嵩素所結內表裏應和其謀秘甚將逞志于  
鸞鸞固入雲霧中日湛酒色汰不知節人固策其凶終



而幕下所聚都游棍罔利市權大言欺人直曰取單于頭封狼居胥實不堪一卒之用也三十一年正月鸞圖所自解慮見譴上疏曰臣所爲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蚤負市約而因以疑臣于陛下臣無足惜如國事何乞下

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且令每鎮選敢死士萬人待臣調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邊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出精兵健馬搗巢於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上曰所論備虜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其各查兵馬芻糧實數以聞於是兵部尚

書趙錦覆京營上馬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  
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軍部下通計營操出戰  
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近又改大寧都司  
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遊戍薊鎮將士闔闐倍  
於往昔何謂無備且臣觀鸞言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  
也蓋薊州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衝行卽盡  
能擒之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已多况我兵積弱雖  
嚴法重賞驟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豫令勿遇乎錦本  
附駕至是衆指鸞通虜有蹟嵩亦內懼思自全徐階招  
錦諭以禍福且密言 上已疑鸞故覆疏甚明疏入

詔以所列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加  
意訓練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壬辰虜掠威遠城辛丑  
鷺請將營兵出塞 上問嚴嵩嵩謂宜從其請湏掄斬  
虜酋方爲上功 上悟報曰若零虜無勞卿行時虜並  
入塞駐牧邊墩反在虜外人月給糧二石鷺言徒費無  
益第滋交閤漏泄等弊不如盡掣惟守內邊近墩傳烽  
便報可三月戊子詔鷺赴大同勦虜時春兵復至通州  
露次教場結草廬鷺諷參將許璽夜縱火時春密除廬  
結陣整兵北戍密雲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  
犯喜峯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

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去謀不得行乃止鸞在 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安自矜詫及是督重兵至邊畏縮不敢發一號令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四月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傳諭令必戰勿守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威遠鴛虜戰於泥河斬二十餘級奪馬馱五百緣遊擊時陳騰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臣茲秣馬礪刃惟俟遊擊張堅兵至當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鸞不得已某月三日帥師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至貓兒庄

虜伏兵起溝下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一十二人  
失馬二百餘匹斬虜五級獲馬三十匹報捷賞銀幣時  
驚在大同侵剝視前更倍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  
又與家丁爭納女妓人情憤怨尤甚兵益不振五月廷  
議京師天下本宜大虜所道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  
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卽或內犯亦可星  
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  
戶縱虜入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歐陽安等統二  
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宜大日弱而虜日強盡  
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况選其精銳乎宜留選兵于

本鎮俟有徵入援不必候命則兵將有定志二鎮可保  
上深然之命暫留兵勿調詔鸞入京議事鸞不自安乞  
罷詔防秋不遠宜且還京與諸臣定計既至集議猶畏  
其鋒謂犯而入援勢恐不及當令二鎮兵內聽京營調  
遣外聽總鎮節制庶內外不至偏重二議並行不悖

上又從之六月鸞請發京軍各三千守蘄州宣大不許  
時上意甚疑鸞擁兵太多稍稍節收其權而鸞憤憤  
自若至八月虜報益急鸞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上  
諭止之兵書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  
係而鸞疾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

願親往代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詔收營勅印  
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遊擊時陳爲都督僉事改  
戶部左侍郎孫禴于兵部兼僉都督軍徐階密疏鸞通  
虜誤國狀 上覽之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  
常使人微伺動靜及其左右行財用事者銖兩之奸悉  
知之竊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証乃陰  
令人誅其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逝虜中避禍不然且擒  
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因悉發鸞初鎮  
大同與虜私通要約鸞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毒  
持此爲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俱事

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怒卽命  
柄會同法司擬罪驚已先一日辛酉死法司奏當援謀  
反例律當追戮奏入得 旨驚背叛朝廷引虜入犯碰  
死未盡其事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  
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  
流三千里諸黨惡者發遣發配有差



郭勛繫死

郭勛武定侯英五世孫字世臣父良嗣侯以爭襲家中落正德二年卒勛嗣侯雄黠有知數家多藏書頗涉覽遊士大夫間獵聲譽夤緣中貴六年鎮兩廣貪暴累被劾見宥十二年入掌三千營世宗卽位得掌團營時江彬壞亂之後管務廢弛上操官軍連年工役勞費有竊馬逃者有私家佔役者虛耗益甚兵部請行訪補助請如弘治年間例許令自首收操部覆此輩多係投充冒頂額外招收有名無人先已查革冗食稍減今若聽其自首恐仍蹈前弊宜查祖籍爲據從之勛又條七事

首曰新法令壯國威乞賜勅書得行斬罪不許既掌兵將逞其志 上英明事多獨斷首揆楊廷和兵部尚書

王瓊銳意釐革不得肆會太師議起張璉進尊親之說上已意移和者益衆揣知指會下廷議勛有折中之說與禮部尚書汪俊詬爭 上聞而善之尋張璉桂萼等

徵入京廷臣交詈將俟入朝排擊至已數日不敢出後伺間潛人行禮衆呼噪窘甚出東華門走勛第勛出迎厚遇且曰諸君子善自愛 上意已定但堅持必勝因左右之益爲 上所眷大禮旣成張桂益重勛亦加大保兼太子太保恣行無復顧忌陳洸之獄卽張璉亦嫌

醜穢諱之齒頰助獨入其美女明珠之賄言于霍韜曰  
此公鄉人同志者內外官敢汗鱗至此衆非爲陳實意  
在公設此光景耳霍憤然約柱萼同爲昭雪方獻夫頗  
不謂然曰廣右亦仕國也松筠枳棘故自不同奈何因  
橫臣一言分左右袒蓋一時贊大禮者甚多著名不過  
十餘人而廣居其四前三人外又有彭澤澤小有文墨  
而貪險諂事張璠以吏部郎中考察得留薦爲諭德投  
入助幕互煽動作奸者韜又深嫉之大形辭色因此與  
璠亦相左澤密報于助恨甚遂乘間短韜于 上藉之  
傲忽公卿自張璠射視之蔑如席書亦以言禮入爲尚

書代汪俊既相接卽極口詈俊書曰其見未達其人品  
自佳益攘臂語狂悖不可聽書色變退語其弟春曰追  
崇大典乃使此人得與羅峰見山

張桂之

號倚之爲重因失

其親所損多矣驕不可長當借事折之丙戌恩榮宴主  
席歷年位皆居中書宴圖故左右列勳聞奏上命如

舊規行比宴仍分列不得已就席再疏爭之上責禮

部不奉詔令以後務遵故事勿再爭擾勳贖貨狠傲居  
郝虎責左衛欲得之拓其第勒衛指揮王琬等詣工部  
言衛署敝隘不足容吏士有郭順宅深廣自願相易尚  
書趙璜奏許之順本勳舍人居更陋爲言官所劾勅還

所易地不問歲侵草場租銀數萬兩受賄保官壟斷取  
利奸惡郭彪等爲爪牙言官再劾疏辨 上諭以勉勵

酬委任無忝世勲又再劾以奸試橫以酷濟貪爲妖賊  
張寅請託爲逆黨陸完雪寃當治不當論 上終不聽

更加慰藉張寅卽李福達所稱欽明大獄

凡前記

自是氣

益張有請必聽陰鴛搏噬中傷人甚衆舉朝惡而畏  
之風靡不敢出氣獨御史魏有本請黜劾用馬永人皆  
稱快 上雖奪有本官未幾復職劾又爲下獄將官時

陳請宥竟不從七年明倫大典成頒賜勲戚閣部昌化  
伯邵杰帶俸後府當給勲時掌府事遺其名不得給又

不爲支祿杰自疏請下詰問勛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  
言杰異姓不當襲并引尚書胡世寧疏爲證且言吏部  
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司復勘 上曰勛與世寧

何不蚤言使杰真異姓我 皇考爲邵安乞恩豈肯稱

爲母弟我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部查據明悉

列聖成命不可擅易其勿復勘仍命卽支祿照前旨給  
大典勛又言大典乃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  
世豈可賜異姓襲爵者不聽勛在團營凡事任臆專斷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李永勛兼提督多所執正因嗾把  
總湯清以復職事紛紛投牒謂承勛沮抑而日喋喋語

侵之承勛自以大臣不當爭辯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督而爲把總所呈告挈風紀而爲將官所攻擊旣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心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之心 上褒其忠誠公正勿辭勛疆懷瀾甚承勛復數其懷詐面欺指邵杰襲爵事爲言臣孤踪安敢與共事請解營務專理院事 上復慰留之勛亦上疏言臣不私湯清至邵杰題本臣實不與謂臣首先寫題承勛上欺朝廷下欺同僚臣不能與共處乞免營務 上戒以因爭小憤肆意奏辨不許再擾給事中王準等言二臣搆爭非在公忘私之誼請

加特諭 上曰朕都置不問自今勛謙和無復自用承  
勛亦宜平心易氣不必自生嫌忌仍以湯清挾私呈撥  
下兵部叅看首揆楊一清深惡之八年受賂取回欽發  
軍犯金輅攪縛指揮王臣被劾罷督營及保傅官階奪  
祿三之一尋與張桂傾一清逐之九年仍總五軍營四  
郊興工以助知建造事時兩宮積嫌勢輕重日甚 上  
亦自疑不復朝 昭聖重治二張崇奉 章聖謁 陵  
時有進入 稱宗之說者 上心動勛逆揣先以始  
祖英侑廟享試英爲 太祖親將有戰功然武十年  
官止都指揮使十三年加都督僉事十四年征雲南封



秩叙仇成王弼之次侑享定于洪武二年以後續封者  
遠不及格勛有侈心又粗知文墨集門客編中山開平  
武定三家世典鼎立又倣俗演三國志撰國初英烈傳  
盡以殫友諒諸大功隸英名下標目故犯祖名示非已  
出流傳禁中證實其役如此遂騰疏以請廷臣持不可  
侍郎唐胄言尤切竟許誠意伯本列六王之下羣公之  
上復請以爵叙嚴嵩爲禮部尚書阿其意覆允明年

獻皇亦稱宗入 太廟躋 武宗之上勛進朔國公加

太師張璁猶及見之然失其初指矣時鎮守內臣俱已  
盡革勛獨請復并欲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覆言此輩

害民在 先朝已極頃 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  
復 上曰鎮守原非 太祖定制今且著雲貴閩廣江  
浙兩廣四川大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克不得作威  
生事給事中朱隆禧等疏諫得止而礦則稍稍開取矣  
章聖既崩 上幸承天視 陵助領中軍護行方張桂  
盛時給事中夏言崛起與抗 上心喜右之言益發舒  
議南郊常 上意官驟進張桂頗誦助不能平既自承  
天還言被切責助有力焉言深啣思有以報之嫌隙已  
開都下藉藉知二人必不相容有遂寧訓導蕭時芳奏  
郭勛夏言霍第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

蹟未一宜召見賜坐以杯酒釋之逮鎮撫司黜爲民尋  
以風靈助請大臣自陳從之而助富貴已極福達父子  
之術用之已久方士段朝用者廬州合肥人亦以術干  
助覲進用試之良驗得冒羽林千戶又妄言化銀皆仙  
物以爲飲食器用之當不死助製爲器自用并獻上  
上諭助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仙銀器朕豈可獨用已  
盛食設二親几上不得及八廟欲通奉又迫期難  
辦助曰臣別製以待陛下命久矣悉取進之上大  
悅加歲祿一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托乘  
一真人陶典真獻銀萬兩助建雷壇工費歲以爲常

上以爲忠愛獎賞授紫府宣忠高士然皆幻術攝勛布  
銀爲之尋異居不可攝術始窮其徒王子巖攻發諸詐  
穢隱惡日闕典真所典真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請禁繫  
子巖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  
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勛初薦朝用及所進萬金朕亦  
信之以其足代民膏却屢試不效始知詐僞卿本納忠  
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巖朝用俱執赴鎮撫司考訊後  
得罪謀挾其財誘勛奴張潤掠繫之其夕先上言勛奴  
欲行刺爲已所覺避遁致斃 上怒下鎮撫司究治沒  
其妻子財產朝用瘦死獄中令前後觀之朝用似已出  
獄再犯取死益 上本寬假方士故前罪幸脫而後頗  
憐郭勛不 二十二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勅勛迭肆兇狂假  
借少縱也

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爲貪橫田園甲第吞併徧于京師水運陸輸倍剋盡于天下勛疏辯乞罷優詔慰之已而六科官李鳳來等以廟災陳言內一款稱邇來勲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租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充折男女稍有違抗卽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左都御史王廷相等復申其說令指實陳奏于是下巡城御史覈勘凡四十餘日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劾其畏豪勢慢朝廷遂下切責衆懼五城御史車邦佑等查京城內外諸勲戚店舍惟郭勛多至千餘區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鏞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勳方士段

朝用等次之因劾助驕恣貪縱民怨入髓足以干天和致災變其黨孫雲孫准李福鄧欽等黨惡爲甚詔雲等悉逮鎮撫司助從實陳狀副都胡守中復訐助以族叔郭憲理刑東廠而禁囚後府虐無辜甚衆上曰助朝廷自有處憲已辭退條令鎮撫司併治助疏辯雲等乘機生事臣多不知上准助辯而先巡工科道以各工軍役姦弊乞勅助與團營提督文臣王廷相勲臣陳讓同派撥上允之命給以勅然非助所便也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復叅其抗肆作姦植黨怙法助疏辯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

怒曰國家有重事賜勅助抗拒不受疏語豈是對君之言強悖無禮陳總王廷相扶同亦不奏白各責對狀總廷相引罪且言勅列名勅前領出卽收去非臣等所能強上曰勅書威重人孰敢違總奪祿半年廷相革職于是給事中高時等盡發勸姦利事中文交通張延齡憐其下獄代管莊店產業上益怒曰跡此一端槩可知矣補助下錦衣獄科道官通無一言記罪高時盡忠加俸一級蓋二十年九月中事夏言亦去位且削籍矣御史童漢臣等再訐勸罪狀下所司尋諭衛司念勸曾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釋刑具卽問明處分已奏上

助罪當死係應議人孫雲等先枷示謫戍報可 上復諭曰枷號諸人未必無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偶形夢寐俱免卽發遣郭助罪犯多端議擬不明令法司同錦衣衛及科道查照言官前疏卽審確具奏于是御史周亮等因叅鎮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書吳山衰老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主事馮煥任意供招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吳扶同推鞠故將助重情隱飾不究乞罷斥孫綱罰治吳山等孫雲等賊物嚴追 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雲等賊俟會問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助



未盡姦惡數其

亂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鎮守

改領勲臣折俸

用失事將官四途並用吏胥奏討外

衛軍糧私與侍

將軍娶妻許令運軍夾帶乞兌邊軍

椿別擅更軍政

貝議革督餉邊郎爲祖濫乞配享祭

令武臣乘轎皆見

章奏可徵者并列其榜殺官軍數

多請併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贖杖還職

上曰刑

官不習法律必致獄情冤枉爲害非細昨法司初擬勦

獄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厭服罪人之心

既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卽與不領勅者罪

同錢德洪仍執鎮撫司再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訊盡

依科道諸疏所指勛罪狀據律坐絞餘各擬罪得旨  
勛令法司詳議孫綱依擬并籍其家馮煥降邊方雜職  
錢德洪革職爲民孫雲等俱發烟瘴永遠充軍家產沒  
官未獲張維并夏錦等百二十餘人行所司嚴捕治罪  
復命刑部以淹禁人衆亟爲問結公張溶伯張鏞指揮  
錢維垣夏勳等輪贖還職餘如擬比法司再會官詳議  
郭勛情罪仍依前律斬妻子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公私侵奪贓銀百有餘萬盡奪封爵鐵券  
誥命其朝占強奪店舍莊寺等俱給還原主疏入留中  
不下蓋上本欲寬勛先示意免刑後示意家人孫雲

等免枷而廷臣甚惡勛盡法 上亦礙公論不卽釋明  
年捕餘黨方七唐珠珊杖戍子舉人唐輔發口外而深  
尤夏言劾其三罪此居一焉且曰千羅百織則勛之獄  
固其自取而所由來抑可知矣高時考察當調外中旨  
降二級蓋 上又以此意示群臣終無有請寬者十月  
乙酉勛死于獄法司以聞并列上慮決罪囚 上憐勛  
并停刑而以前有 旨不許挨延 迺近冬至遂指以爲  
罪下禮部叅奏嚴嵩已入閣尚管部事奏刑部尚書吳  
山侍郎葉相屠僑市恩廢法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  
左副都周煦右僉都劉詠大理寺卿戴金少卿楊行中

寺丞董珊曾守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失  
于糾劾均宜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其罪為甚疏入

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得專觀此則賞者亦非賢善秋  
後決囚測度朕意賣法市恩且郭勛既問謂畧其不軌  
之謀不軌罪名古今無可畧之理既曰不軌却又擬案  
不合令死獄中是何律法通當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  
等各奪俸三月相僑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  
級邊方用山僑職為民郭勛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  
三法司擬議以聞於是葉相等會議勛已瘐死亦足示  
懲原議妻子為奴財產入官似應矜宥還官入官給主

贓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除爵及追奪鐵券誥命合行吏兵二部查議奏請議入從之并郭憲亦減死發極邊永戍監死楊紹元錢俊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亦從蠲宥後二十九年准其子守乾襲爵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四

朱國禎輯

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工完京城本元舊都

洪武

元年戊申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徐達取元都丁丑命  
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  
長一千八百九十丈辛巳平元都賀表至京壬午改元  
大都路爲北平府戊子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  
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全時舊基也癸巳  
命指揮張煥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二百十六丈九  
月戊戌改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戊戌置  
洪武門千戶所永樂元年改北平府爲北京 以上國  
史所著者如此可見元時本有南城因金之舊計可三  
十餘里則非今 大內之南城可知正南洪武門設千  
戶所令爲正陽門東南崇文門俗稱哈喇當云海岱西  
南宣武門俗稱任城或曰順成舊本有麗正門疑卽阜

武門有張掖門疑卽彰美門東直西直二門不知是仍舊是更新至文皇改爲北京重建宮殿大有更易勝固之善略而不書亦固其所惟南城之起不可考嘉靖新築亦無一字之及今姑據國史書之其四郊如規者亦略見彷彿也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請

設墩塹編舖長以固防守兵部議覆於各關廂盡處及沿門建立柵門墩門掌都察院毛伯溫等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多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太祖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包絡旣廣控制更雄且郊

墾在內 皇上事天愛民盡收入其中不勝大幸從之  
勅未盡事宜會戶工二部速議聞遂定議覆請 上曰  
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卽擇日興工居民葬  
地給外地處之母令失所已而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  
議築外城慮非不遠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  
事之際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畿輔民困於荒歉府庫  
財竭於輸邊若併力築城則官民俱匱 上從其言詔  
候廟工完舉行明年改築外城曰葦華合天壽山守備  
爲一臨清南北要衝百餘里城在山東撫按城之二十  
九年虜退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城不果三十二



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 文皇移都北平

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盡制邇

因虜警 聖上俯僉言者之請修築南關臣民幸甚緣

將事之臣措置失當毀居斂財拂民興怨且所築僅正

南一面規制偏隘故未成旋罷臣窺見城外居民繁夥

無慮數十萬戶四方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安之矧

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伐虜謀誠不可不及時爲之圖

者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

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倍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

爲便計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

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京有  
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  
乃衆心所同累成亦一勞永逸之計其掘墓移舍等事  
勢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惜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  
興築工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湊集  
塲所覲覘城之足杜不逞之謀 上曰 成祖時非但  
外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  
美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 聖諭俟部議上遵  
行已會疏入具如伯辰文華言命總督戎政平江伯陳  
圭協理侍郎許論錦衣掌衛事陸炳督同欽天監官同

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  
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詳具以聞尋  
覆城外四面逐一勘度形勢叅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卑  
前方後圓應築城約七十餘里其城垣制度合用軍夫  
匠後錢糧器具興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視分理各官  
開具上聞并將羅城規制畫圖貼說隨本進呈允之五  
月 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因好但不可困力傷財  
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又須圍垣  
以土堅築門樓磚包而後可此工一二年定難完朕聞  
西面最難用工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嵩傳示在工諸

臣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堞口腰牆及各城  
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脉流沙稍難用工宜  
完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是之  
今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是時  
上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  
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  
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  
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築  
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  
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

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工板以後則漸見效矣  
上答曰卿等以工議具聞謂委實難重然既作之必果  
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曰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  
所爲又或且仍以原計牆說止先作南面待財力都裕  
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圭等一詳計之  
于是嵩會圭等議覆京城南而民物繁阜所宜備護今  
丁夫既集板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  
面總筭支費其餘三面應用錢糧多寡卽可類推前此  
度地畫圖原爲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橫濶凡二十里今  
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

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報允十月工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明年六月宣大薊鎮謀報虜衆入寇兵部請勅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等部署營兵分屯各關廂待虜虜果潰口入薄關廂則總兵時陳追勦于外圭拒守于內中外夾攻務求萬全圭因言營兵素未見虜乞如故事檄調邊兵四枝用爲先鋒 上是之令兵部議行部議往歲調取邊兵以京師重城未完南關居民繁富聞警

恐易動擾而圭是時總戎方數月將不識兵亦難責戰  
今屹然重城卽足自固營兵操練日久又非不教之兵  
以此待虜虜必不敢復萌深入之計圭亦不必復借邊  
兵自衛且陛下更新戎政者四年矣正期營兵日強可  
以漸省邊兵入衛之費今大將方議出戰乃無一將一  
兵可用者是京營素十萬衆將焉用之况不守邊關而  
守京師又棄近郊不守而守京城撤門戶之杆而屯兵  
堂與以爲衛此逆鸞誤國之左計可復踵而行乎奏入  
得 旨爾昨言賊果潰口入薄關廂圭當拒守於內今  
又言虜決不敢有深入之萌詞涉反覆其意何在歲調

邊兵原爲入衛京師今旣稱當守門戶其令時陳分布  
要害力遏虜衆使不得潰口而入陳圭止令防守京師  
後四十一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備規  
制謂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  
餘又堦口卑隘濠池淺狹悉當崇堦深濬 上善其言  
命會同兵部議處仍諭閣臣嘉禮爲國盡心令益殫謀  
爲以副知遇

朱史氏曰歷代相傳有家法有國法後嗣世守規模不  
甚相遠 高皇創業卽曰廣聚糧高築牆緩稱王故初  
克和州便分工版築自後建都應天以女削平諸郡于



此皆惓惓焉推之塞外如寬河會州莫不皆然承平既久漸圯漸縮匪但形勢隔遠抑亦物力艱難然于少保整頓敗局先復八城余尚書收拾河南多創牆堡城分爲堡堡聯爲牆牆又峙以臺因山川之險相形勢之宜網繆牆戶綿亘萬里禦戎長策由今溯昔若合一轍虜至嘉靖最劇其備禦之法亦甚詳督撫中最著者劉松石翁東涯揚虞坡譚二華分合調遣與一切機宜因時變化有成筭而無定形不可詳述惟守邊之禦起自京師南郭推及各鎮與兵車選練之制尚有可攷爲次而存之亦一代創守之大略也

薊鎮邊防

虜苦北邊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禍獨注于薊穿塞直  
叩都城攻薊北三衛西接宣府自開平失守衛兵移入  
卽爲虜巢古北口原通開平相離不遠虜由獨石四海  
冶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  
卽當戒嚴朝廷令宣府守臣自獨石遠偵或見虜大隊  
東行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密雲視諸道最要害  
簡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五  
月後游擊官統之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總兵  
官領三屯營士馬并赴爲三路聲援此二十五年派定

其年六月巡撫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家室也未有藩籬之撤能保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嚴於城堡而疎於精殊非擴固之策請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怠廢者罪視主將不設守備律從之再奏薊州爲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虜衆可以直闖內地黃花鎮拱護陵寢極稱緊切潮河川可容萬馬虜所必經非大益兵糧以守不可部覆添主客兵馬三萬六千簡精騎爲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密雲兵馬僅萬有八百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朶顏三衛營堡聯絡原可

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慮  
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  
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時令總兵率官軍千人西往  
台守餘皆存留東路再調大營二枝往順義懷柔等處  
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迤西三路策應京營將領  
悉聽巡撫節制允行十月奏所轄牆子嶺地漫衍請於  
遙橋谷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孤懸  
難守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鞏察子關甯子谷寨可併入  
師坡谷寨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  
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并酌量地勢更

調步騎皆報可二十八年侍郎范鈞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潮河川自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再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潞濠設橋以防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戍兵爲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于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塚划車嶺開邊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要谷紅土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外口在宣府視爲內地居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調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宣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令居庸將領分修東中北三路

諸隘城牆墩臺舖舍亟宜修創其燕河營太平寨馬蘭  
谷密雲等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  
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  
十九丈有奇當設敵臺四墩樓一舖十二約工費銀一  
千八百兩有奇俱爲措發蓋本鎮一牆之外皆虜地虜  
爲土蠻往來窺伺東接三衛尚受我羈縻西則俺答額  
鈔宣雲薊雖有兵不甚習勒又料虜各分部落未必大  
合深入也攷土蠻本元苗裔無名號可以統攝諸部獨  
自恃貴種不屑與伍諸部雖廢朝會尊事之卽俺答疆  
盛未敢抗旣邊事棘俺答屢屢求款不見許至欲取土

蠻自效中國疑懼終不從于是復合而三衛又爲之道  
虜引而東其忠日甚庚戌虜退卽設薊遼保定總督起  
何棟兵部侍郎兼僉都視事議分薊鎮爲八區後增區二區  
各一參將領之又以本鎮選練未完始奏調邊兵二枝  
分擺會仇鸞用事通虜許于宣大開馬市虜躑躅塞上  
且市且掠甚至欲縱入內地與之混戰三十一年八月  
謀犯喜峰口鸞悸疽發背死侍郎楊博兼僉都徃經略  
時昌平設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言于朝革之山  
後通 七陵路徑移宣府速議修築黃花鎮原非虜衝  
反設叅將泮海所切近虜巢止設守備宜互換令其徃

來督理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虜人要  
害雖有亭鄣城垣而三城近虜再宜增置叅將益兵防  
守仍先檄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爲援又言薊鎮  
往歲建議聽民間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斂無及亦  
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小城中立一  
墩上蓋樓房天棚設攔馬牆塹濠懸置板橋大村令其  
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可築數人可守  
其費不過百金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伏賊小入可  
以邀擊昌平等六州縣殘傷不能舉役乞發真定等府  
所貯民夫銀二萬兩助之俱覆允明年五月搏還朝虜



薄古北口霖潦河溢不能入時方會議督撫才品分去  
留棟致仕歸推博代三十二年九月乙丑東西虜首把  
都兒打來孫等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分攻龍  
王谷鞞塚子沙嶺兒丫吉山等處總兵周益昌督兵禦  
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谷鞞塚子甚急一日數十進我  
兵馮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柯嶺俱有虜攻其夜  
以數百騎襲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大衆薄古北口攻  
牆百道並進博環甲率大將以下分道登陴止宿力禦  
凡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駐虎頭山夜火  
光滿野連數十里博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夜齊

發虜驚擾徹旦乃解去時警報沓至 上爲之肝食遣  
煥衛卒往訶盡得其狀甚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博益  
昌各服色衣一襲博尋入本兵代以王忬博憂歸許論  
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出流河等口入犯永平遷  
安副總兵張承勛戰死 上諭閣臣問兵部防所當預  
者對流河口牆缺乘機入犯幸各墩堡聯絡不敢深入  
二日卽退 上問修牆果起何時 祖宗因革何朝爲  
上對國初徐達旣克元都卽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關  
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

有缺敝卽爲修築後又專設東西兩關巡關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近畿邊牆通議  
加修費銀百十萬兩古北一帶頗稱完固冷口并亦修  
畢昨賊從流河口桃林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  
賊不能到牆修將半不意賊卽從此突入看來牆堅者  
得亦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畢工可恃偏  
僻處委未會及今須嚴勅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倍未  
修者作速起工務在責實兵部復條七事中以修牆充  
實主兵爲首報曰薊鎮修邊已六年所費不知其幾今  
却稱未完以致賊入督撫官怠忽誤事姑記罪王忬等

其亟覈修築之數來聞在鎮主兵卽召募補足以備戰  
守不得專恃入衛五月兵部奏薊鎮外隣大虜內護京  
陵形勢與他鎮迥異然他鎮皆設關隘如大同之三邊  
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以  
壯形勢而都城獨無根本之地尚缺外障虜一入邊卽  
闖門戶設無限隔臣思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  
口實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十里張灣  
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  
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多  
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以守提督率所部邊兵與京

兵分營其地庶幾互相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  
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命廷臣雜議又令按臣相地所  
宜皆以爲可允行

二十七年許論奪職爲民起楊博復任以牆子嶺白馬  
關修築率皆苟且破冒公帑旋築旋圯逮先巡撫吳嘉  
會遣官勘明議處尋黜爲民時右衛圍急留博宣大視  
事集兵齊進圍始得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  
獨石孤懸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朝廷每歲發宣大  
兵戍薊鎮名爲入衛專備關內陵京有變聽薊鎮總鎮  
官調遣不佐關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

臣議處之寧遠堡中事久不決博謂大同禍已燃眉當  
救一時之急宜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建議於獨  
石城中選謀勇爲衆所推者委之守城薊鎮入衛兵俱  
聽官人督撫便宜調遣互相應援屬夷來降者厚其賞  
給不得縱之入內從之忪又奏薊鎮古北諸口川原平  
曠無險可守獨特入衛卒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  
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况彼此紛爭令  
兵部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  
數多詔着兩關御史王漸蕭九峰親詣查補 上曰薊

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幸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  
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  
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迫其嚴  
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違延其各邊兵  
馬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援去秋  
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溧東又  
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  
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饑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旣而部科

議上皆言宣薊二鎮勢無偏重請量調遠兵以守畿輔  
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防獨石而命大同  
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  
可保無虞有旨遠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時唐  
順之家居又有重名起南兵部轉北署職方郎中事推  
往還奏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  
見卒五萬七千有奇迺亡三萬三千有奇昔漢光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  
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卽今薊鎮之兵也以  
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卽見在守邊者



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管古北燕河  
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憊馬朽  
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  
近日寬佃流河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檄宣遠遠徵延  
固以禦之甲冑蟻虱於道送杆軸匱竭於轉輸蓋積弊  
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事起一時本非經制練主  
減客 聖諭久頒不謂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  
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  
兵以爲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卽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  
盡練更議免調目今軍額旣寡練習又踈所據總督王

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  
職誤事之罰疏入旨下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  
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給事中王文  
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  
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忬等分別罰  
治上曰薊鎮兵馬缺弱已極督撫不問殊爲負恩王  
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務  
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  
行賞否卽叅劾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  
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

賊之例並未調邊兵入內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及各邊有警皆發京軍至正德七年流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始調邊將許泰卻永等領兵殺賊繼而彬統宣大兵至京扈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窺京軍單弱必驕橫輕內地矣隨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與戍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京陵未日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劄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鎮兵練完卽撤還至王忬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

虛犯遠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  
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耳 上本超拔舒墜  
以任事至此人不樂順之復條薊鎮兵食九事其爲補  
兵言者凡六其爲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補兵六  
條云一清弊源以收逃卒今邊鎮窮軍生計惟月糧而  
有司升割斗除以充撫賞之用衣糧既不滿意工作又  
盡其力在人情既所不堪其奔竄亦無足異若夫石塘  
古北衝虜苦寒資生之計全無哨守之勞獨甚而給餉  
與它軍等故逃益甚且國家傾內帑以供邊歲出築牆  
銀數十萬兩撫夷三萬兩不啻足矣而又以之累苦衛

兒坐耗伍籍臣不知其說也自今以後凡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臺牆工役自須別議至於撫夷支費宜令督撫別爲區處一不煩軍使此貧寒之卒每月得私其一石之糧保育妻子而以其暇日專攻練習自然逃亡可省而武藝可精矣至於京邊折銀皆六錢五分而薊鎮獨四錢五分尤爲偏削蓋始因米賤節減原非經制宜令戶部量視該鎮窮邊塞瘠之地照例給銀六錢五分其餘近內營屯土沃米賤自應如舊此於司計亦無大費若必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督楊博所請鎮邊橫嶺例悉與本色亦是一策否則雖百計撙縛而軍之去

者曰甚矣一專責任以嚴勾補薊鎮發內地衛所之卒以戍邊關必邊關衛所氣脉通貫而後軍令可齊一也今軍士適迓在管官則諉罪於衛所爲淵數在衛官則歸咎於管官之腹削各執一端以相枝抵是以影射莫究而伍籍日虛宜特勅兵備官得兼制之管官以迓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議罪亦如之又併論補軍與迓軍之多少以爲兵備之功罪其補軍之法迓軍先本身故軍先子孫不足則均之同族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於勾補之中寓槩充之法務取盈原

額而止一定班戍以便人情夫古北石塘一道曩以近境被虜梁募遠軍當時梁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露居旅宿勞役饑寒還代無期賚送不繼始而潛返馴致久過拘解頻仍往來煩擾蓋惟人情不便是以法禁難行臣反覆籌度揆情審勢求所以通變折中兼利軍國者有一道焉凡戍卒係六百里外者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庶獲實用兼可又行且戍軍在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是一年止食半軍之米在邊

扣其餘米亦足雇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數更議改編  
其近戍在五百里內及額軍不係緊募者無得援此爲  
例一處民兵今勦民力已竭役無可加而卒伍方虛又  
當亟處臣考永平舊無民壯正統末以備虜設二千五  
百人今宜以本府被虜之所設復爲本邊備虜之用無  
事則州縣駐操有事則調赴所近邊關協守通計永順  
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又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本爲  
薊鎮而設今暫用南征事已須還若不用其人而征其  
費以爲本鎮雇募之用可得七八千人又薊鎮舊有歲  
例減存民壯工食不知積之何所得三萬兩足募三千



人凡此皆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萬餘人甚便計也一處募兵軍中欲得驍勇必以召募召募之法莫善於遼東先立招首而後招軍視其招多寡而輕重其賞迺亡則於招首責補又往者兵部募餘丁於延綏原議四千五百人因事急止募千五百人薊鎮兩年多賴其用宜如原議募足其數可當延綏正兵之調又遼東流民苦於無食若募三千人可當遼東正兵之調又各邊將臨陣全藉家丁居則同苦樂急則共死生彼軍士有急鳥獸散耳迺軍缺額在百名之內者得令家丁充之而食其食焉至於並塞土著丁健堪戰守者立爲保

伍給以塞下之田廩以缺軍之餉任其耕作有警則藉而用之此召募之道也一處班兵薊鎮主客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卽令月糧半折亦須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臣常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歲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當客兵七人而有餘馬亦如之然則調客代主他處之增費薊鎮之省費也補主代客他處之省費薊鎮之增費也若欲米不增額兵不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臣聞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餘誠於京班中或原衛餘丁務足

三萬人以充鎮兵此則糧不增而兵足可久之道也其築牆工費及邊糧事宜三條云凡築牆工費今順天八府操工民兵遠者雇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給銀二兩若派百夫計費銀二百兩而百夫築牆月以二丈爲式仍給有鹽菜米十兩以雇設計之每牆一丈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今槩以銀雇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其利如此一復本色以存文計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本無折色正德末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其時建議之臣偶見一時米賤輕議變法不慮歲無

常稔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一石折色曾不足以糴四斗諸軍困矣又况昔者薊鎮無大寇聚兵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銀七八萬而米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告急無所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爲復本色便一處轉搬以便支給灤東之軍舊於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罷始移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里故軍有轉輸之苦而虜有乘間之入徒以戶部惜脚費耳臣計灤東須米三萬石自薊州至永平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勦費百萬而乃靳此百分之一乎宜置一戶

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爲首尾增腳價六千兩兼灌輸本折便又臣所謂腳價者非必歲歲用之也澧東率十歲九豐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而糴三萬米於永平則腳價亦省卽以所省復糴計十歲豐可得米十四五萬石賤糴貴糴收其美利還充腳價而本米償在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腳價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願之又上練兵事宜因言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於薊州爲撫三衛之費然北虜信使無日不在三衛蓋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迤北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遠薊之

間故往時虜止寇秋今兼寇春皆諸夷陰爲之嚮導耳  
夫中國之於夷狄譬大家之於盜隣不慮其強而慮其  
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流河寬佃之  
失可鑒也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捐財帛以結其心  
振兵威以奪其氣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以夷攻  
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虜導疏入俱下所司議  
覆無異其石塘古北二虜戍卒如遇凶年殺貴許於下  
半年折糧銀內計直量加行漕運衙門剋期修補運船  
以爲全復本色之地得旨允行順之尋入浙與胡宗憲  
軍事然土兵雖練積弱之餘卒難驟振練未幾虜已臨

邊所調客兵各自一軍以戰不用命且不可用以守則  
號令數易奔走支吾備多而力分兵日益餽日糜上  
日益憂勞切責時有不測下日益跼蹐而竟相仗莫得  
要領

三十八年二月虜酋把都兒自潘家口入進逼三屯營  
駐內地凡五日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遯上日前奏  
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今虜得入境撫臣  
降調總兵逮問并逮督竟死楊博尚在宣大復移往代  
平召回部復許論原官往勦遠

三十九年虜寇薊西禦之不得入許論奏禦虜之策無

過守險當於各口關城外虜所入之道對築戰臺二座  
或地形不均相其所宜量爲增築臺之去牆二十步而  
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于上賊至以火器  
夾擊其臺令各處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  
固堂與亦安乃卽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  
東漸次舉行職方郎王叔杲往薊鎮閱視練兵還奏本  
鎮舊兵疲勞饑渴弱而不可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  
暇練鎮邊城曹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  
必練今當先擇主將 上曰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  
姑俟明年閱視



四十年許論奏宣大督臣李文進建議與薊鎮相關者三事其一謂增修白龍潭等處防守已下鎮巡兵備按地固險調兵嚴備矣其一欲於陵寢後山固險築垣如居庸牆式但禁山地脉所經即使勘議可修仍須請欽天監官相度無碍乃敢議舉其一謂南山聯墩不足恃欲別修牆設軍蓋自庚戌虜變後一有大舉聲息卽先憂南山常欲建牆爲守而因軍力不繼乃設聯墩相去百步中界以虎尾牆上設十人守以火器遇虜薄牆兩墩交擊虜不敢近三千軍人已自足用今以歲久稍有廢墜便謂墩不足恃增修牆壕則當益至萬人糧餉器

仗所須不貲力未易辦莫若仍舊加修似爲便計從之  
其山南山北事宜下兩鎮各從宜爲守兵部慮虜潛形  
不露謀窺薊鎮上言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  
心旣安四肢自無可慮必宣大先驅之于外獨石謹探  
之于微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  
四海治相爲唇齒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  
策應但使虜馬不能近關卽爲首功仍于年例外發銀  
四萬從之虜酋夏月會駐青山之後謀甚亟郎中許汝  
驥閱視還奏薊鎮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旣施行矣  
而成效未睹其弊有六將官私役買閑弊一精卒健馬

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藝弊三廢閑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下部復列十四事酌行俱如擬八月虜六萬騎犯居庸岔道口官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遇于南浦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墮馬胡鎮庵所部兵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以歸虜遁去 上諭輔臣虜入已久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諸城堡可遍給火器以禦兵部言今歲虜謀異常志在畿輔各區嚴備虜遂西行總督楊選條地方極弊十五事中言薊鎮防邊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防居民隨地按伏

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豫伐虜謀今乃泥于前說堂  
堂之謀葉而不講謂何蓋所選重在城堡枚舉條陳一  
味以餉不時兵不振爲解 上亦以邊兵之調終屬權  
宜練主兵爲急兵部亦請免延綏調兵責成本地訓練  
漸爲減撤選京營兵爲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傳報  
步居十九列守番成居庸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  
相地爲守毋恃邊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倣甘肅墩院  
之制設險預防山海關一片石等地去薊鎮數百里軍  
士給糧不便當隨宜酌處皆允行選又言主兵多缺募  
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芻糧不給所致 上

嚴諭措處

四十一年八月楊博言各邊有警薊州山西爲急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騎兵按伏應援以守爲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揚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荆等關以戰爲守又獨石三關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路宜責守將哨掠馳報又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勅宣大總督移駐懷柔以備南山宣府鎮巡官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荆宣鎮保定巡撫

移駐易州總兵官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  
營選精兵堪戰者以備調發

四十二年五月總督楊選質夷酋通漢父子十月丁卯  
虜自鞏于嶺潰牆入大掠懷柔順義等處我援兵亦集  
兵部分布護守京陵諸將胡鎮等皆力戰孫臆死之虜  
值風雨又各營相拒撲打不得逞遁去選及巡撫徐紳  
俱得罪選坐市斬流其妻子紳謫戍未幾薊東復報虜  
傲 上以虜中內逆多于諸賊問閣臣京練宜整虜亦  
不至四十三年各邊俱安堵其年譚綸撫福建戚繼光  
總兵連擊倭大破之復興化城諸督撫中復有言邊牆

力分不若聚兵決戰下部未及行四十四年虜稍犯遼東宣府肅州邊將有敗死者有報捷者蓋嚴嵩既除徐階當國賄路既清軍政漸肅我邊備頗嚴士亦益習虜各出擣巢有功虜亦憚不敢深入非復向時之糜爛矣隆慶元年九月虜破石州東虜寇薊鎮黃台吉窺及陵寢皆深入久停 上日講畢問閣臣邊事命條東西兵務徐階因集議列十三事以上召綸回兵部繼光協京營戎政階之言曰用兵必審地利薊鎮天險可固當主于守修邊之工必不可廢然虜狡計百出率數歲一大

入又不可專恃守而不習戰比歲地方失事總督身受重辟總兵反得漏網資緣復用以故議者遂欲專責總兵殺賊是矣然主將所以能制偏裨與偏裨能制卒伍者號令嚴耳今總兵每臨陣不能修一部卒而副叅游原受總兵節制茲與總兵各領兵三千無異寮案如此令安得行宜立定制臨陣退縮者總兵叅遊得斬把總以下叅遊副總許總兵勒死狀報總督奏請仍定文武相見成規無得輕凌辱將領侵奪職掌至軍士在薊鎮者旣役以修邊不暇練各鎮專恃家丁所部卒亦不及練以此禦虜宜其不格須將所部清占冒汰老弱選教



師倍糧餉演武藝歸重火器而又團民兵以固戍守處  
久任以責成功廣招納以散虜勢庶幾可望有功上  
久之于是改綸總督前遺繼光練兵薊州則隆慶戊辰  
春夏間事也綸至鎮上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  
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  
萬半皆老弱又分隸諸將散布各區率畫地數丈而守  
一軍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  
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誠爲上策然行  
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我馬弱不能敵非車不可顧虜  
勢既重吾卽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原無見伍勢

不得不召募召募必取強壯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死  
又無歸老之計用車便無馬料自非稍優軍食必不樂  
從計三萬人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  
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古以爲彊今以屢劬而弱必  
募吳越間習戰之卒萬二千人雜教之方可有成此萬  
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事完可  
立遣而時方謂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無不他是  
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也尚能任之專哉此  
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邊人素驕驟見軍法必至  
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

且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昔年覆轍尚可寒心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合臣標兵及各營兵共十枝凡三萬人列三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中軍屬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叅遊各一員訓練專待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之職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兵備叅政隨營監紀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

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過之邊外此爲上策  
萬一乘弊潰入亦願 陛下少追罪誅聽臣等決一死  
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  
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至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勒習邊  
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以  
濟一時之急期三年俟邊軍既練散遣願留者聽疏下  
兵部主其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  
定練兵事務總副叅游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  
光節制仍統于總督給 勅書符驗開防旗牌又請遣

錦衣衛官二人往清寨爲統手三千人參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得旨繼光以原職總理練兵事務秋防已過所取南兵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起選募督發不得違怠致誤軍機六月綸再上分立三營事宜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管總兵郭琥提督之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營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紀其遵化三屯二營仍繼光往來督理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

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  
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  
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本營禦之三屯遵化各  
出二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  
一而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  
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行之已踰十年  
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能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  
未實也今臣與繼光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攬  
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  
枝卽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卽罷調客兵五千

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虛應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宜於振武建昌二營各設副總兵統領訓練庶聲勢相聯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副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同心爲國之意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以聞應節乃不敢言而巡關御史援舊例以爭亦復之三年正月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

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  
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逶迤旣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  
迎是叅遊爲驛使而管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  
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無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散漫  
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  
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何謂  
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  
然恩威號令素不足懾服其心分數刑名又不能稽齊  
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  
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



班軍暨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  
勇者止一人敵將旣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  
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  
無益夫射打軍中之事也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且一營  
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兵法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稟而不講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  
蓄皆置之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反以資賊三  
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  
觀且不美實又安傳四也聞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  
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回隘林薄蒼翳  
邊上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到邊上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僅習  
千馬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蹟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及各標下兵在在散守勢  
不得總練止總督標兵三枝付臣團操而浙兵三千分  
發十區隸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  
况官衙出於新設邊將渙而不協萬一有失百口何辭  
願陛下更與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  
北召募或就勦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

臣統領車騎各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曉  
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  
人督察行事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  
薊鎮既有總兵迺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  
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  
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議其督撫總兵宜令互相應援不  
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  
便 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  
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  
綸又奏薊鎮邊城延遠乘障疎濶防守甚艱宜擇要害

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大牙叅錯築一墩  
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五十金高  
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  
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  
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發銀五萬兩給費從  
之而張居正請 上大閱其年罷太監閱視至秋行之  
軍容甚盛給乃一一條析繼光所奏以上中言募兵之  
說有五一日讓班軍班軍本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項臺  
工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  
付繼光練練精卽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期三年番練

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盈宜於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每年依期赴鎮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詳于本戶正軍而畧于餘丁宜稍更其法僉取餘丁補伍三曰勾攝巡軍南直各省不必言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畿內八府嚴責勾補每歲以數多寡爲殿最四曰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一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自募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說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利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

有人爲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戚繼光  
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至車騎合  
練之說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  
卒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  
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  
每管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  
四千騎兵二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分東西二路  
是十一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  
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夫用兵之法  
有分有合車七營豈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

奔遂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阨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况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步戰長于火器以車馬爲衛足可遠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塹爲固堪用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不敢久住堪用四也若夫鼓舞犒賞兵車火器之費則古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請令繼光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副總兵各二百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後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

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  
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速宜催足其七原內四事  
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不明臣等得以  
便宜處分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  
今繼光爲大將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  
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寬其文法使得自効巡關監軍  
之設則逃亡之額既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  
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畏罪曲事彌縫况較羣衆於  
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筭也宜令御  
史無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



責成而臻實効疏入覆議俱從之五月因奏山海關乃  
薊鎮咽喉守備權輕請改設叅將割一片石所轄三道  
關寺見峪二堡隸之見兵甚少宜令叅將自行選募以  
備戰守允行而臺工初興雜主客官軍築之事在創始  
號令既新人情兢勸務從堅壯重以道里遠近險易不  
同原估不足議增犒賞銀十兩猶不足于要路築千六  
百座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議者遂謂建臺未能阻  
虜先伐沿邊樹木是臺工未睹自撤藩籬如昔年胡守  
中故事非計綸乃直陳本末求罷請遣大臣閱視臺誠  
無益卽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

成之詔以堅持初議毋惑人言獨都給事中溫純言邊事可慮謂士兵未練敵臺未成有積弱之勢卽兵練臺成一旦代去致廢前功誰與善後于是議定久之畢功頒賞時綸已入理戎政加兵部尚書視事繼光左都督而車營已先就遼東都御史魏學會亦行之廣寧車做偏廂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上下用綿絮布幃障之避矢石每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飛砲快鎗各若干所練卒皆可用虜憚不敢入其孫那吉來歸執叛人以獻邊事以寧五年三月起少傅吏部尚書楊博于兵部陳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

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守實則戰也臣總督時嘗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牆外先帝誤以爲功錄臣臣益習薊事以爲當守牆無疑借令潰牆而戰雖有功下矣况未能戰乎又敢必有功乎今加以重臺益爲險固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牆守臺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遼東保定宣府各部署人馬謹偵土蠻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遼東總兵

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勇由保定而北趙嵐由居庸  
關而東總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護 陵 京  
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  
以防西虜之反側一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  
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令劉  
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  
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畧事已還京一處京營  
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管城外甚爲末策宜  
令顧寰等不時操演管兵畧照內城外城之規分別信  
地毋張皇以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畧以致事機乖刺此

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諭屬夷朶顏三衛陽  
順陰逆宜乘俺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檄諭以 朝廷  
威德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市夷人曉諭  
亦如之一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  
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  
飭容臣等將閣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官隨宜修  
舉候次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果有成績視  
擒斬剽行賞若復踵弊與失機罪同仍 賜勅總督鎮  
巡勅諭一道許以便宜行事大率薊遼二鎮虜警未息  
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

至日亦當稍從寬假允行而薊遼督撫劉應節楊兆言  
薊鎮主客兵在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  
譚綸亦斷以爲可行今邊倣稍息第當散遣其懷土願  
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  
減兵銀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  
增一人則鎮兵減一人卽以所餘糧草充餉如議行六  
年浙江巡按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滂正賦多逋儲蓄  
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  
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倘閩廣間復有此請  
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

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爲農他日  
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  
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  
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卽戎如就  
死地妻子號慟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徃  
徃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島夷始也  
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况北人剛  
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  
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 上是之自是不復增

調而人猶時時口實有警卽言浙兵萬曆壬辰寧夏之變浙撫自發千兵往佐受賞末年廣寧之役有棍徒賈祥假兵部牒募浙兵二千撫按皆不能察亦不聞轉咨兵部覈實措餉給之沿途劫掠至蘇州巡撫勒兵城外護送市民各以小舟載米鹽雜物沿途平易不許登岸遂得無擾渡江事敗其衆皆散祥下獄復得出投山海關被薦蓋內有要人主之以其矯 旨召募才果不凡附于使過之意也而兵律之弛亦可概見祥偉軀在杭城兩人扶腋而行瓠落無用之物一見可決內外俱礙要人不敢盡法兵爲兒戲一至于此已巳冬 犯都城



徵援兵三千劉嘉言總兵至涿州路梗不得進東行  
乃抵宣武門撥隸尤世威未幾撤還兩役所費幾二十  
萬一受欺一束手前後事勢之異如此